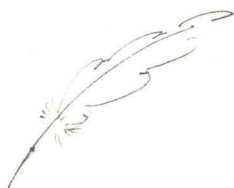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德]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著

#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现象学研究导论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赵卫国◎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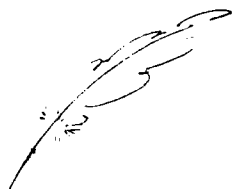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 著

#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现象学研究导论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赵卫国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德)海德格尔著;赵卫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

书名原文:Phänoma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ISBN 978-7-5080-6718-6

I. ①对… II. ①海… ②赵…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 现象学—研究 IV. ①B502.233 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6600号

Martin Heidegger GA Bd. 61: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Wintersemester 1921/22)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4661号

##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德] 海德格尔 著

赵卫国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6.125

定 价: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世;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们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结织亚里士多德诠解——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2009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笺释部乙组

## 中译本说明

施特劳斯曾说,“现象学意味着重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话就是针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而言的。海德格尔出身于天主教背景,而且早年受经院学训练,他的哲学起步与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前现代的亲缘”(premodern familiarity with Aristotle),这使得他没有惹上将亚里士多德现代化的危险。不过,海德格尔也并未从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眼光来看亚里士多德。换言之,海德格尔虽然没有将亚里士多德现代化,但他也并未从亚里士多德来理解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深入亚里士多德,为的是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根子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连根拔除亚里士多德(uproot Aristotle)。说到底,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解释本身就是现代式的激进哲学行动。因此,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具有奇妙的效果:在使得人们摆脱受近代形而上学支配的亚里士多德解释的同时,他也在摧毁亚里士多德哲学。不过,海德格尔的学生克莱因却由此看到回归原本的亚里士多德的可能。

本书依据海德格尔在1921/22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整理而成,克莱因聆听过当年尚是年轻讲师的海德格尔的这门课。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给年轻学者带来深远影响的经典解读方式,但我们是否会像克莱因那样,从中领悟到回归原本的亚里士多德的可能,就难说了。

刘小枫

2010年12月

古典文明工作坊

#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1
<b>第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和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 .....</b>	<b>1</b>
一 什么叫哲学史? .....	2
二 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接受 .....	5
<b>第二部分 什么是哲学? .....</b>	<b>10</b>
<b>第一章 定义的任务 .....</b>	<b>14</b>
一 高估方面的两种过错 .....	17
二 对定义任务的低估 .....	25
<b>第二章 领会处境的获得 .....</b>	<b>37</b>
一 出自语言习惯的前理解 .....	38
二 行为 .....	46
三 通达处境:普遍性 .....	55
<b>第三部分 实际生活 .....</b>	<b>69</b>
<b>第一章 生活的基本范畴 .....</b>	<b>74</b>
一 生活与世界 .....	75
二 生活的关系意义:操劳 .....	79
三 生活之关系意义方面的范畴 .....	87
四 回顾与展望 .....	96
五 运动范畴,反照(Reflexion)和预先建构(Prästruktion) .....	102
六 关系 .....	109

## 2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第二章 毁灭 .....	114
一 解释的追溯与重复 .....	116
二 毁灭的四种指示着形式的特性 .....	122
附录一 前提条件 .....	136
附录二 活页 .....	157
编者后记 .....	176
重要德 - 汉词语对照 .....	179

# 第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和对 亚里士多德的接受



## 一、什么叫哲学史？

精神史的一个领域，客观的事实研究？——只能在哲学活动中把握历史事物；两者原本是一回事——不是前提，而是在成问题状态中先行拥有实际的东西；不是客观的——对于我们的哲学史：希腊和基督教化的西方。<sup>①</sup>

[1]②研究某种过去了的哲学，比如这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就被称为哲学史的考察。

I. 我们通常在某种确定的文教意识中，或从这种意识出发来看待或考察哲学的历史，当今典型化的精神史在统治。[“典型”——根据什么形成？]③它以断然设定或臆想事实的方式，自认为是严格的事实考察。对于这些“精确的”研究来说，所有其他研究都被看作闲谈，连试图在其局限性和处境中理解其自身的尝试都不能幸免。就此，人们把哲学与科学、艺术、宗教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相提并论，因此，就内容而言哲学被先行定性为历史的、客观的，具有客观的或与客体相关的所指和性质。

II. 哲学的历史事物 (Historische) 只有在哲学活动 (Philoso-

---

① [译注]此为本节内容概要，原书里出现在目录中，中文版将其移至每节内容之前，下同。

② [译注]德文版页码在中文版中均以方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标示。

③ [译注]以方括号或圆括号插入文字，均根据德文版形式，全书同。

phieren)本身中才能得到把握。就像生存一样,只有通过纯粹实际生活即借助或通过历史(Geschichte)才可以把握和通达(I.)。但这里就要求原则性地澄清:1. 哲学活动的践行意义,2. 哲学活动与历史事物以及与历史<sup>①</sup>之间的践行或存在关系。

既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人们也不能认为——那些本来针对其内在难题的东西——它们似乎本身(无需历史学[Historie]或历史)事先就可以解决,或者通过将它整理得井井有条就能够应付。[2]毋宁说,通过证明决定性难题II.中的1和2是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和根本性的问题,才能在哲学活动中实现哲学史之使命的严肃性(不与I当中的观点妥协)。哲学是对实际生活的历史性的(即随历史的发生而理解着的)认识。必然会形成某种范畴性的(生存论的)领会或表达(即践行中的学问),这些在其中分别开来的内容,不能被解释为流传下来的支离破碎的东西的总和或本原,而是要积极地面对实际生活,即生活本身的基本行为出发进行解释。

假如哲学现在经历了毁灭和成问题状态,它就决定从根本上阐释这些它一向遭遇到的实际情况,它放弃固守启示之可能性,不再执迷于占有启示或随意证明占有的可能性,这绝不是因为哲学想要抛弃前提,而是由于它原本就处于某种先行拥有之中——先行拥有实事(Faktischen)。成问题状态和追问活动,促使人们对待历史——历史事物的方式。

原则上一切都要被置于争辩之上,被置于在争辩之中或出自争辩的领会之上。这种生存论上明确领会着的争辩表面上看是“片面的”——有一种误解认为,如果人们以某种——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冷静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我们就可以获得领会。这是懦弱和懒散的表现。争辩倾向具有其特有的说明和展

---

① [译注]在本书中海德格尔用“Geschichte”表示发生意义上或发生过的历史,用形容词“historische”名词化的“Historische”表示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物,用“Historie”表示历史学或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

现的根本力量。

就哲学史这个所谓的通常用法来说,它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一直到现如今形形色色的一系列哲学观点、理论、体系和准则,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哲学,它们在希腊民族精神史发展的生活关联中形成,从它们那方面融入[3]基督教的历史;不仅如此,这些哲学在基督教化的西方历史进程中(中世纪和近代)经历了各种变形和多次改造。

限于这样的时间—地域范围,“哲学的历史”这个称谓的含义在现有的关联中得到把握;或者说,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其他哲学的讨论或多或少只是一种真诚的业余爱好,或者是一些形形色色的胡思乱想,而且是因为这种限制本身就出自这种哲学的意义。

对于当下的时代,哲学的历史总是获得这样的面貌,总是这样广泛地得到理解,总是这样被牢靠地占有,并且由于如此,又总是这样决定性地得到批判,作为哲学,对于它来说或在其范围内,历史就存在于此,生活在其中的人与历史相关联,哲学存在,而这就意味着:1. 处于问题之中,更确切地说,处于基本问题之中;2. 处于具体的寻求解答之中:处于探究之中。也就是说:关键在于根本而明确地形成解释学处境,这种处境是哲学困境本身的产物。

在每一个时代或那些时代之延续中,都会确立通达历史本身的某种可能性,确立对全部历史的某些基本看法,对各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评判,以及对于个别哲学的某种“偏爱”(Vorlieben)。

当代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分为三个方面。此外,在看的方式,特别是言说,即“表达”的方式:逻辑(Logik)方面,亚里士多德对后世还有一种潜在的影响(根本而核心难题的表现)。

## 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接受

### (1) 中世纪和近代

中世纪的高度评价；对于新康德主义者来说：非批判的形而上学——对此还有：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者。

[4]在由天主教教会信仰确立的生活文化理解下，亚里士多德通过基督教中世纪的盛期经院哲学获得了一种绝对积极的根本评价。

康德哲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复兴，加上其对后续十年的哲学活动不断增强的影响，导致了一种原则性的敌对立场，反对上述的那种积极评价。新康德主义以他们自己复兴康德的态度和方式，本质性地确定了其反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复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的”复兴，更确切地说是这样一种复兴，它直接导致了那些在“知识论”名义下为人们所熟知的哲学科目的形成。由于对康德的这种“知识论的”理解，其《批判》<sup>①</sup>本质性地被看作数学化自然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奠基，而同时康德也由此被看作旧形而上学和空洞玄想的“毁灭者”。

由于这种把康德哲学如此解释为特殊的“批判”哲学的基本理解，对于由此出发而进行的哲学史考察来说，亚里士多德就走到了特定的非批判哲学家的位置上：幼稚的形而上学。这种理解通过一种草率的偏见得以形成，那就是，按照通常的看法，古代非批判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具有其完满的典型，作为“那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被评判为那种典型。于是，第一伟大而彻底合乎科学(wissen-

① [译注]这里应该是指《纯粹理性批判》

schaftliche)的人,就进入了臆想蒙昧主义者的行列。

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对于这两个人来说,[5]外部世界(Außenwelt)在此存在着。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认识这个世界不成问题,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讨论说明周围世界的认识活动。人们只能就以下这点把他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追问外部世界的存在。

对于康德来说,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化和笛卡尔(Descartes)的立场,知识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尤其是科学方面)成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得到了完全明确的解决。人们就不能由此出发给亚里士多德加上现实主义者的头衔,或者说,不能指望他来做主要证人,完全不顾恰恰因此会误解康德。混淆最不相同的动机,混淆知识问题方面的追问、回答及其方式,这在哈特曼(Nic. Hartmann)那里达到顶峰。他固守着成问题的旧称谓,甚至还想借助形而上学的理念来帮忙。

对于康德主义最皮毛性的反对,现在被强行用来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种辩护必然沿着与新康德主义同样的方向进行。于是,亚里士多德就从他们那方面变成了“知识论者”,同时也变成了“现实主义”知识论流派的主要证人。

通过新康德主义传播开来的对亚里士多德的敌对态度,已经在时髦的文教意识中从很多方面确立起来。而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上,我们的时代同样无法否认其特有的无根的反复无常。那些五年前还高傲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嗤之以鼻的哲学家们,现在——现在或许更早——未经任何严肃的认识正在预言(由于人们决不会放过最新的事物)直到现在还未被发觉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伟大甚至其“深刻”。

新康德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敌对的消极评价态度,是那种错误成见的牺牲品,即认为亚里士多德与[6]中世纪或康德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实际情况当然完全相反。但人们一定会说,这种精神史上相互决定的作用关系,还没有追根溯源地得到把握,而这对于当今的精神处境来说,比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更紧迫,以至于对此还根本

缺乏决定性的提问。虽然语文—历史的研究工作在展示文献传承(论述编辑)方面富有成果,而且必然导致——没有那些东西就根本不可能有——对于相关文献内容的明确解释。

## (2) 基督教生活意识的先行希腊化

中世纪和新教神学形成了德国观念论的基础。

早期和盛期经院哲学的基督教生活意识,业已经历了一种“希腊化”(Gräzisierung)的过程,对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接受以及由此非常明确的解释,就是在这种意识中进行的。早期基督教的生活关联已经在一种周围世界中形成,在希腊人特殊的此在解释和此在概念(术语)的表达方式方面,这种生活已经一并得到了规定。通过保罗(Paulus),在使徒时代尤其是在“教父学”时代,一种融合在希腊人的生活世界中发生了。

尽管从其科学意义上来说,教义史研究的成就完全无可争议,但精神史的这种决定性进程,在其最终意义重大的衔接方面并没有得到理解,因此,对于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来说,时机还尚未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神学的境况、教义史本身的研究动向、希腊哲学的研究状况),主要原因在于错失了原则性的问题,而所提到的进程必须被置于这种问题之中[7](此在、实际生活——内在解释;参见后文)。

经院哲学通过接受亚里士多德而得到巩固,通过斯各脱和奥卡姆主义的进一步改造得到完成,又通过托勒舍(Taulersche)神秘教,同时也因其活生生的经验重新被松动,针对这种经院哲学,在宗教和神学上出现了路德(Luther)的反击。在对路德神学新主题(Motive)的接纳、深化同时也再次部分排挤的过程中,新教经院哲学得到了提升,通过梅朗赫通(Melanchton),这种经院哲学马上被引向了明显经过解释的亚里士多德的主题,这种

教义加上本质上的亚里士多德倾向,就成为德国观念论的根基。

在这样的哲学时代,重要的概念构造,以及对此在理解和此在说明的重要结合,可以说载满了前面所描述的精神史。任何对德国观念论的严肃考察,尤其是对其形成历史的基本理解,必须从其当时的神学处境找结果。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是神学家,而且如果人们不想把康德弄成所谓知识论的咯咯作响的骷髅的话,也只能从神学上去理解他。这种关系必须在解释的过程中充当方法意识,至少作为提醒我们慎重的警告。正如在探究我们的精神史这方面,狄尔泰随处都具有一种确定的直觉,但他必定只能借助不充分的方法性或概念性的手段来工作,通向根本理解问题的道路恰恰直接对他阻断了。现在,我们不再继续考察这种精神史的关联。应该做决定性的事情了。

### (3) 语文—历史学的研究

批注全集——现象学的产生带来的影响。

[8]除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积极评价和反对这两种对立倾向之外,从19世纪至今还流行着一种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富有成果的语文—历史学的考察,这种考察幸好很少与双方有关联。这种研究始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发起的考订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林科学院承担了这项任务。现在引用亚里士多德就根据这个学院版。这项工作为基础,但远没有解决亚里士多德著作困难的文本组织问题,继多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柏林科学院后来又承担了亚里士多德希腊文评注的编辑工作(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 1882 - 1909; 外加 Supplementum Aristotelicum),由此就第一次为从事对亚里士多德的语文学研究建立了一个平稳而牢靠的地基。

通过特伦德伦伯格(Trendelenburg),这种语文学研究又分出了

一个旁支,他的学生布伦塔诺(Brentano)在当代的哲学主要流派(除了马堡学派)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人们不是外在地看待当代哲学的发展,并且因此不是抓住诸学派或思潮的表面顺序,或者不把这些东西本身冒充或标榜为决定性的传承关系,而是探究真正有效的问题、力量和动机的话,那么这个断言马上就不显得言过其实了。

在布伦塔诺那里,胡塞尔(Husserl)看到了决定性的东西,并因此最本地超越了他,而其他受布伦塔诺影响的人只获取了个别解释,他们对此形成了一些想法,但并没有真正地领会,[9]也就是说,没有推动问题的进展。<sup>①</sup>

---

<sup>①</sup> 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维也纳 1874。胡塞尔,《逻辑研究》,哈勒 1913, W. 文德尔班,《对否定性判断理论的贡献》,弗莱堡 1884。里凯尔特,《知识的对象》,弗莱堡 1892。W. 狄尔泰,《关于一种描述和分析心理学的观念》,柏林 1894。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890。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先验价值哲学》,1919 年夏季学期讲座。



